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四

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十一月。丙寅。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奏。竊奴才前在杭州。接據兩江督臣耆

英派弁齎送

御寶到省。奴才遵即敬謹收存。旋於十月十九日拜摺後起程赴粵。十一月十四日。行至江西安仁縣途次。接奉軍機大臣字寄。十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據伊里布等奏夷酋開船赴閩各等語。所有一切事宜。著伊里布詳細籌畫等因。欽此。查夷酋噗[口鼎]喳開船赴閩。奴才亦以為該夷必在福州相度馬頭。及建蓋夷館處所。以備將來通

商之地。而現在接據閩浙總督怡良咨稱該夷於到閩之日。即請督臣與之相見。該督臣當即馳往廈門。與其會晤。乃該夷並未議及馬頭。祇以臺灣正法夷人一事。語涉不平。經該督臣再三開導。而該夷始終總未允服。並呈出告示一紙。求為轉咨兩江總督耆英查照等情。已據該督臣據實入告。且聞該夷已赴粵省。矜惟有趲程遄行。俟到粵後。所有一切通商事宜。會同祁𡊄梁寶常妥為籌辦。誠如

聖諭總當於俯順夷情之中。仍不失大體。方為盡善。至條約內所需銀兩。前經會同兩江督臣耆英奏明癸卯年夏季。先儘洋商積欠催交。其臘月應給之款。再由關稅湊撥。究竟能

否足數。抑有不數。容俟耆到粵後會同祁𡑗梁寶常。將條約內分年所許銀兩。悉心覈計。通盤籌畫。應如何按期交付。不致臨時措辦不及。再行詳議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接據閩省知會。遄行赴粵一摺。昨因怡良奏臺灣正法夷俘一事。該夷忿忿不平。降旨令伊里布婉轉開導。由五百里寄知。自必先期接奉。該酋所稱臺灣被獲夷俘。係屬遭風至臺。宜加撫卹。不應殺戮等情。天朝統馭外夷。叛則誅之。服則撫之。一定之理。各國遭風難夷。例得邀恩撫卹。示以柔遠之仁。若正當戰爭之際。突有夷船駛入境內。即使真有遭風情形。安保非用計裝捏。伺隙滋擾。臺灣兩次辦理夷俘。均在

未經議撫以前。係屬正辦。至九月間該鎮等因知撫議已成。即將該國遭風船隻。照例撫卹。並將救護夷人多名。點明交還。所辦亦屬得體。試思該總兵等前次如有妄殺邀功情事。儘可將存俘九人。一併誅戮。希圖滅口。此理甚明。該酋不應聽信釋回夷俘一面之詞。自生枝節。該酋自謂能重信義。斷無不明情法之理。現又接奉御寶。當告以大皇帝優待該夷。恩信備至。著伊里布於到粵後。接晤噗嘶喳按照前後情勢。剴切曉諭。務令釋然無疑。俾撫議不至掣肘為要。所奏條約內許給銀兩。按期交付之處。即著會同祁𡎴梁寶常。通盤籌畫。妥為辦理。

丁卯。

諭內閣。已革兩江總督牛鑑。身任封圻。辦理防堵。半載有餘。不能
固守吳淞海口。又不能嚴守長江。以致寶山等縣及鎮江府城
相繼失陷。實屬防堵不密。貽誤機宜。牛鑑著照議定為斬監候。
秋後處決。
戊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於前月二十九日。據寧紹台
道鹿澤長署寧波府知府舒恭受稟報。二十五日據鄞縣
探有咪唎堅國商船一隻。由定海駛至郡城外三江口停
泊。即經該道等派員前往查詢。旋據該船夷商啵呐帶同
通事徐兆進見。聲稱船內帶有洋布等貨。求在寧波報稅
通商。該道等當以咪唎堅本有粵省一處馬頭。不能駛赴

別處。現在唤夷欽奉

恩旨准在甯波互市。然因收税章程。未經議定。其船尚在定海停泊守候。該夷無因而至。何得轉思報税銷貨。諭令仍回粵東。不得逗留浙境。該夷等無可置喙。旋即回船。該道又繕寫諭帖。令通事轉向曉諭。即據吱吶等稟覆伊等因在粵東風聞甯波地方。各國俱准通商。是以裝載貨物前來銷賣。兹奉諭飭。伊等不敢抗違。惟求少留數日。俟修整船隻即便開行等情。轉稟到臣。當查該道等辦理情形。尚屬妥協。惟該夷以修船為名。顲求少待。尚不免意存觀望。且恐內地商民。因其船內帶有洋布等物。貪圖小利。潛向貿易。

致啟該夷日後來浙之漸。當經批令該道等嚴催該夷起碇。并飭禁止商民。毋許向該夷私售貨物去後。茲又據該道等以該船已於二十七日。自三江口駛出招寶山。二十八日。復自招寶山駛往定海等情。先後稟報。其曾否開往粵東。尚未接據該道等續稟。臣現仍飭令查探。至嘆夷在定各船。尚有四十隻以外。各夷時駕小船至郡城購買食物。交易公平。並據赴關報税。鹿澤長因章程未定。且見其所買食物無多。税課有限。免其上納。各夷歡欣鼓舞。益加感戴。情形極為馴順。足慰

宸懷。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咪唎㗖國商船。求在寧波報稅通商。諭令仍回粵東。不得逗遛浙境。該夷旋即回船等語。咪唎㗖國。向在粵省通商。本有一定馬頭。何得駛赴寧波。希圖貿易。現在該商船自三江口駛出招寶山。復自招寶山駛往定海。是否業已開往粵東。著該撫委員確查。儻仍希圖在浙貿易。務當再行明白曉諭。並嚴行飭諭內地商民。毋許潛向該夷私售貨物。致啟日後來浙之漸。至該撫於屢次失陷地方。自請從重治罪。前次乍浦失陷。部議上時。業經明降諭旨。加恩改為革職留任矣。此時毋庸再行議罪。該撫惟當激發天良。實心任事。於地方一切公務。認真辦理。以副朕委任之意。

己巳。

諭軍機大臣等。前聞在廣東當差之推升遊擊李志和。候選知縣馬永熾。習知訓練藤牌。修築礮臺等事。當降旨著祁墳飭令該二員。挑帶藤牌手。酌帶藤牌。來京聽用。茲該員等到京。經朕特派大員。面加演試。藤牌技藝。實為嫻熟。堪備臨陣之用。因思各營向有習藤牌技藝之兵。率皆有名無實。不能得力。天津海口現在添設新兵六千餘名之多。儘可分撥若干名專練藤牌。俟其技藝嫻熟。堪以禦敵。即另編為一隊。或以之保護大礮。或以之接應槍箭。均可適用。但不可每營分置數十名或百名。轉嫌單薄。現已飭令李志和馬永熾帶同壯勇匠役人等。前赴保定

省城。著訥爾經額覲加演試。如果合式。即留於該省。並可製造

藤牌。教練該處兵丁。俾皆嫻習。於海防冀有裨益。李志和推升

陝西遊擊。尚未到任。現在天津添設武員。即可留於天津。將來

以遊擊酌量補用。知縣馬永燨。聞其能築礮臺。足以禦礮。著該

督留心講究。或擇一閒曠之地。或擇一坍壞礮臺。令其如式築

作。加以演試。如果有效。並著將馬永燨留於直隸。遇有知縣缺

出。酌量補用。

庚午。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於寶山途次。承准軍機大臣

字寄。十一月初一日奉

上諭。耆英奏夷船起碇赴閩一摺。著耆英豫為籌度。接到閩省咨

會。務遵前旨剴切曉諭等因。欽此。臣查前奉

諭旨。並准閩浙督臣咨送夷酋照會。當經恭摺馳奏在案。茲於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舟次。接准閩浙督臣怡良撫臣劉韻珂錄送該酋照會示稿前來。臣詳加披閱。該酋於十月二十四日。照會劉韻珂文稱耆部堂在兩江總督任內。仍理各省通商之務。雖尚欲面議全妥。而仰見

大皇帝聖念及遠。亦足慰慮矣。實令感

恩等語。雖文多費解。似已知臣欽奉

諭旨。通籌各省貿易事宜。不敢堅求臣往粵省。而臣於十一月十三日。恭錄進呈之該酋來文。有仍望在彼與貴大臣再得

面晤之語。此文填寫十月二十二日所發內黏連一片。所
稱臺灣送回夷俘。又係十月二十六日之事。詳閱怡良來
函。所有該酋照會 及劉韻珂之文。係屬同日接到轉遞。
乃該酋聲敘兩歧。不知是何詭計。惟覈其照會怡良文內
所言。俱係商辦通商事宜。又示底四紙。一係定海民事。俱
聽地方官經理。一係夷船諭飭止准在定海鼓浪嶼往來。
不准闌入別口。餘二紙即係前次進呈臺灣正法夷人。欲
求伸寬之示。雖未稍露別項要求挾制情事。噗酋亦已前
赴粵東。而採報定海夷船。尚有四十七隻之多。遷延未去。
當此空運漕船。尚未全數渡江。重運瞬將接踵而至。誠如

訓諭。不可不密為防備。漕河巡撫諸臣辦理一切。正值喫緊之際。

如該酋仍復狡執。有非臣親往不能商辦之處。臣斷不敢

一面具奏。一面前往。惟有仰懇

皇上將兩江總督關防。交與何人接署。俾臣放心前往。豫為

指示。不至臨時請

旨。以致緩不濟急。總之該夷性疑重利。注意全在貿易。狡謀亦多。

此時撫局已成。固不可不防其狡詐。尤不可不示以誠信。

[illegible]

是以臣先已出示曉諭濱海地方。如此之籌辦善後。係為

營伍廢弛。變通整頓。並非乘時脩明武備。重起兵端。以期

破夷疑而解民惑。庶可杜該夷酋之藉詞。塞好事者之多

口。得以先事籌備。永固金湯。否則築室道謀。釁端復作。恐

有勦撫兩無可施之勢。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接准閩浙錄送照會辦理情形一摺。前因臺灣將夷俘正法。該酋疑有妄報冒功情事。有旨密諭怡良伊里布。妥為辦理。並將查辦緣由。諭知該督。由五百里寄知。計已先期接奉。茲據奏稱定海夷船尚有四十餘隻之多。現雖未露要求挾制情事。不可不密為防備等語。所慮亦是。仍著該督體察情形。如有須親往之處。即將兩江總督關防交程矞采署理。一面奏聞。一面迅即起程赴粵商辦一切。據奏撫局已成。固須防其狡詐。尤當示以誠信。業已出示曉諭濱海地方。籌辦善後。

係為整頓營伍起見。以杜夷酋藉口之處。與朕意合。務須妥籌萬全。以副委任。切勿稍涉大意。或致另生枝節也。

十二月。己卯。提督銜福建臺灣鎮總兵達洪阿按察使銜福建臺灣道姚瑩奏。九月二十三日。接據淡水同知曹謹等稟稱本月十六日。淡水廳屬金包里洋面。有㗰夷夾板船一隻。遭風擊碎。會營督屬。救起白夷二十五人等語。當經批飭㗰夷現已受撫。即當妥為撫卹。委員解郡。以憑奏明轉交廈門去後。茲於九月三十日。據鹿耳門口員報稱有前次投書之夾板夷船。復從西北駛來外洋停泊。正飭查問。十月初一日。報稱白夷數人。放杉板到口。稱奉有閩

浙總督文書。求進城投遞。臣等查該夷既奉有本省總督文書。自當出見接收。未便准令入城。當經熟商臣達洪阿暫緩出見。臣姚瑩先督府廳縣及中左右三營遊擊在城外公所。傳見夷官二人。言督臣文書。尚在本船。先來請示。如准來見。該夷上司官。即於明日上岸面投。臣姚瑩許其初二日進見。次日午刻。有該夷官即前來之職比守備新升都司你吠。同夷千把總四人上岸。仍於城外公所傳見。該夷皆行免冠禮。詢以總督文書安在。當即取出呈閱。乃本年九月十五日督臣怡良給鼓浪嶼夷水軍統領之文。大markdown

欽差大臣咨稱。被虜夷人。前經奏請釋放。所有臺灣俘虜。儻尚在臺灣羈管。希即飛飭該鎮道。將各夷人委解鼓浪嶼。徑行交領。當經本部堂專弁行文臺灣鎮道。遵

旨辦理。因風信靡常。文到遲早不定。計該國差弁赴臺時。該處文武未接本部堂公文。不知和好之信。是以不敢擅自接收。候彼中接到文書。自將所留各難民解回廈門交還等因。該夷今齎此文來臺以為憑據。並鈔呈前次來臺齎投原文。亦係求將兩次所獲夷人。及船貨見還之意。詞氣尚為恭順。臣姚瑩諭以臺灣存留夷目九人。已接奉總督來文。委員送廈交還。夷員問前二次共獲一百八十九人。何以

九

只存九人。諭以病斃數十人。餘皆正法。夷官問為何正法。
諭以爾國犯順。彼此正當交戰。焉有不殺之理。因
天朝以德懷遠。不輕殺戮。自上年八月。及本年正月。俘獲夷人。
皆羈留久之。及爾國在浙江江南。屢次傷我官員。害我百
姓。是以
大皇帝震怒。臺灣軍民。人人憤恨。五月後方遵
旨正法。仍留頭目九人。已屬格外施恩。該夷官語塞。其形益恭。又
問近有夷船一隻。臺洋遭風。係在何處。是何月日。諭以此
乃九月十六日。在臺灣北路金色里洋面遭風擊碎。人皆
溺海。地方官救起二十五人。現因爾國受撫。已飭令妥為

撫恤。即日委員解郡。稟報督撫。奏明

大皇帝。然後送廈交還。夷官言若待稟奏。有需時日。可否恩准來船即行領回。臣姚瑩以其詞順。許以奉有釋放夷人前

旨。若爾國誠心恭順。亦可通融辦理。該夷見允所請。喜形於色。復免冠頓謝。且稱回告本國。亦皆感戴

天朝大恩。夷人無以為報。欲求大人一登夷船。俾眾夷瞻仰。以伸謝悃。意甚懇摯。臣姚瑩伏思自古馭夷。不外恩威信三者。臺灣兩次擒勦夷眾。已足示威。生釋夷俘。又已施恩。今若不許所請。彼將謂我恇怯。且不足以示信。泉廈之間。咸謂臺灣擒斬其人。夷必報復。上年至今。謠言未已。臺民日

夕搖動。奸人得以乘間煽惑。現察該夷情詞恭順。且彼國大酋噗囁嗟受撫。夷眾日久思歸。斷無敢行滋事。莫如竟往彼舟。以觀所為。一可釋外夷之疑怨。二可安臺廈之人心。三可杜奸人之煽惑。四可細審其舟之虛實。遂允登舟之請。夷官復請示期。許以後一日往。夷官悅謝而去。還商臣達洪阿亦以為然。當經商定。臣達洪阿若出。不能不以兵從。恐該夷又生疑懼。臣姚瑩往。足示懷柔。臣達洪阿坐鎮郡城。以存威重。仍委水師副將邱鎮功。右營遊擊呂大升護左營遊擊陳連斌。於初四日隨同臣姚瑩並臺灣府知府熊一本。臺防同知仝卜年。候補同知直隸州知州托克

通阿出安平港口。往詣夷舟。不攜一兵一械。甫出口。夷遣官偕通事乘杉板來迎。稟稱其首懸綵旗百面。備號礮六鳴。以待登舟。遙望果見五色綵旗。懸掛前後桅索。上下皆滿。通事言此乃彼國迎接最尊貴者之禮。非大恭敬。旗不全掛。問號礮何以六鳴。答言先三礮俾衆知恭敬

天朝。後三礮以敬貴臣。既登舟。夷官五人。皆裹甲佩刀。外加長衣如披風狀。整列隊伍。鵠立艙面以迎。艙面正中設臣姚瑩公座一位。旁列十數座。以待同官。具茶果。夷官皆親奉。禮貌極恭。詳觀其舟。約長二十丈。寬四五丈。兩舷各有銅礮八門。礮長僅四尺許。腹圍寬約五尺許。礮口圍寬二尺

許。膛口內外。光淨殊甚。進退有機。不以人力。亦用自來火。與鳥槍同。其船三層。中為夷官及白夷所居。下層則黑夷及火藥器械雜物。餘與顛林供畧同。惟兩邊並無夾層貯水之事。是前次據黑夷頭目咟唎嚜所言。尚有未盡確者。觀畢言歸。夷官各持酒一甌。言此太平酒。夷感

天朝恩。自此不敢有異。請以此酒為誓。言畢飲滿歡呼。復鳴三礮。送臣姚瑩等回舟。並無索取所失船貨。察其情狀。似已心悅誠服。適初五日。北路委員解送遭風夷人二十五名亦至。訊據頭目七多忍占供稱伊等係嘆咭唎小商船。載白夷二十餘人。黑夷一百數十人。同火輪船一隻。前月自

舟山撤回廣東。駛至臺灣洋面遭風。因火輪船上被火。大
夷官將伊船上黑夷。盡數吽去救護。船上白夷不諳行駛。
以致擊碎。幸蒙救起。祇求釋放回國等語。遂於初六日令
廈來夷官寫具領狀。府縣驗明。點交付領登舟。仍准該夷
官所請。將總督給與原文。同所鈔前次來臺投文發回。一
面照鈔存案。臣姚瑩復委在臺投効之候選從九品張肇
鑾帶同臺灣縣役。齎具督撫各衙門文稟。即乘其舟。齎往
廈門投遞。知府熊一本亦備文移覆鼓浪嶼夷官。布告
天朝恩德。及此次交還遭風夷人之事。該夷船候風雨日。已於
初九日辰刻起碇放洋回廈。

硃批知道了。

辛巳。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奏。竊䝼十一月二十三日。行抵江西吉水縣地方。接准兩廣督臣祁𡎴咨到夷酋噗喳噸照會。內開該國難夷。遭風飄泊臺灣。被總兵達洪阿冒稱爭戰俘獲多名。貪功妄殺等情。祈求代為陳奏。並稱如有不便具奏之處。該夷即架火輪船自赴天津投遞。䝼以事涉外夷。有關國體。即擬陳奏。正在繕摺間。隨據兩江督臣咨到摺稿一件。照會覆文一件。始知噗酋前由福州懇求閩浙督臣移咨

之照會示底。該督臣業已鈔錄呈
覽。並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請
旨解部審辦。奴是以未便再行具奏。當即繕寫照會。及兩江督臣
照會覆文。驛遞兩廣。交督臣祁𡊮速為轉交該酋。諭以前
訴各情。業由兩江督臣入奏。無須急迫。自應靜候
諭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迭次接准夷酋照會。當即由粵東轉交
覆諭。令其靜候等語。該夷酋等以臺灣所戮夷人。稱為遭風難
夷。嘵嘵陳訴。居心叵測。不可不明白宣諭以釋其疑。伊里布計
日到粵。著仍遵節次諭旨。向該酋告以所戮夷人。係在未曾議

撫以前。不當以此藉口。至臺灣九月間所獲夷人。因我朝與爾國業經修好。即已交還。爾等應知感激。現在因爾等陳訴。大皇帝已命閩浙總督怡良前赴臺灣。如查明達洪阿果有冒功妄殺情事。一經奏到。自有處分。伊里布惟當熟籌妥辦。俾得專意通商。不致再生事端。是為至要。

乙酉。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前於奏報鎮江大略情形後由內河至蘇州。與撫臣程矞采晤商一切。即赴上海。適提臣尤渤聞信前來。會同查得上海地方。因未開礮。是以未遭十分蹂躪。城垣並無損壞。焚燬民房亦屬無多。前雖遷避。近皆復業。此上海縣之情形也。寶山縣與上海接壤地

方情形相等。迨至吳淞口。則東面兩岸礮臺已成瓦礫。海塘亦多崩陷。民間村落。及汛地兵房。有已擊成平地者。有僅成敗壁頹垣者。亦有尚堪修復者。約計數里之間。並無完全村落。寶山縣城垣。間有損傷。衙署亦多毀壞。吳淞營被其擊焚舢船五隻。小哨等船八隻。川沙營被其擊焚舢船二隻。小哨船二隻。蘇松鎮標各營。被其擊焚舢船六隻。現在被難貧民。先經地方官妥為招撫。給予房價。並另請口糧。可以不致流離失所。此寶山縣之情形也。至上海寶山兩縣臨塘安設礮位。銅者皆為掠去。鐵者或敲斷兩耳。或釘塞火門。並聞有推墮海中者。其尚堪選用之礮。業已

寥寥無幾。臣又體察全局形勢。凡夷船之自南來者。由江浙交界之羊山外洋。望北駛至南匯縣之匯頭內洋。折而西行。歷南匯川沙而至寶山內洋。南駛則入吳淞口以至上海。北駛則歷鎮洋太倉。昭文。至常熟之福山。以達於江。其崇明縣則孤懸海外。適當長江之衝。東臨大洋而對常熟。昭文太倉鎮洋寶山。西南遥對吳淞口。南對川沙南匯。北對通州海門。本係四面皆可行舟之地。近年以來。北面海中。條沙纏結。船隻至彼。動輒擱淺。僅能容本地沙船出入。夷船不敢冒險往來。而吳淞口外。遂為由海入江必經之路。實蘇松一帶之內户。而長江之外户。是以吳淞口一

失。遂長驅直入。不復可制。此江蘇洋面之大畧情形也。吳淞口係爲黃浦吳淞二江合流入海之處。上海縣城東南濱臨黃浦江。東北濱臨吳淞江。該二江上承蘇松常鎮杭嘉湖諸山之水。至上海而交匯。來源既長且大。水勢寬深。其間湖蕩林立。港汊紛歧。舟楫往來。無處不通。就腹裏地方而論。吳淞口爲上海之門戶。上海縣又爲江南之門戶。是以吳淞口一失。則全省震動。守無可守。防不勝防。遂致束手無策。此吳江口內河道之大畧情形也。從來議海防者。以出海會哨。毋使入港爲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爲中策。出水列陣。毋使近城爲下策。不得已而守城。即爲無

策。我

朝定制。於崇明地方。設立水師總兵一員。督飭所屬各營出洋會哨。又於吳淞口東西兩岸。設立吳淞川沙水師參將二員。守口巡洋。又於江北之通州地方。設立狼山鎮總兵一員。與江南之福山營遊擊對峙於江海之交。又有京口水師副將。專轄長江。海防江防之周密。實超乎上策之上。無如承平日久。營務水務。不堪復問。一聞寇警。不得不舍上策而循塘距守。今彼處心積慮。窺探三年。破我循塘距守之策。甚至城不能守。險不足恃。言念及此。疾首痛心。敢不於無策之中。勉求善策。確查外海內河。額設戰船實數。

並水師各營原有馬匹。酌量變通。俾不敢以無用之船聊以塞責。亦不敢以有用之馬置之無用之地。然後整飭會哨。豫防後路。層層布置。以冀補牢。臣現偕同提臣即日前赴長江一帶鵝鼻嘴等要隘。並分委承辦善後事宜之文武各員。前赴松江等處。勘明情形。再與奉

旨會辦江北防堵之署太常寺少卿李湘棻通盤籌畫。或應變通者。或應仍舊者。酌量目前情形。會同撫臣程矞采酌定章程條款。繪圖貼說。恭請

訓示遵辦。

耆英又奏再籌議江海防守。自應首先講求戰船礮械。現

在船隻。應遵前奉

諭旨俟廣東省寄到船圖。再行酌定請

旨遵行外。其大礮一項。因江蘇省不產銅鐵。業經撫臣委員前赴產地採買鐵斤。臣又飭司查明寶蘇局存貯洋銅。如尚可撥。即酌提數十萬斤。兼鑄銅礮。以資利用。惟江蘇本無礮匠。從前係將冶坊中所用鐵匠。招募鼓鑄。雖無貽誤。而欲求其如夷礮之精良。其勢斷有不能。臣聞廣東省有熟諳西法。專門鑄礮之人。業已知會兩廣督臣祁𡊮雇募挑選前來興辦。務期一礮得一礮之用。方不虛糜帑藏。又擡礮一項。無論水陸皆稱利器。從前江蘇所造擡礮。價貴體重。

[illegible]

火門星斗。亦不能得法。昨由河南河北鎮代造者。體質輕固。一切合法。最為得用。價亦可以節省過半。臣與提臣尤勃悉心熟商。一切軍器。貴在靈便合用。尤貴訓練熟習。不在重笨飾觀。擡礮重三十斤者。若能練至心靈手敏。連環施放。足資克敵。臣已咨會河南撫臣責成河北鎮總兵昌伊蘇代造重三十斤擡礮一千五百桿。所需工料銀兩。先由該省藩庫籌墊。俟製造完竣。派弁領回。再會同撫臣籌款解還。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查明上海寶山及吳淞口情形一摺。覽奏均悉。吳淞口外為由海入江必經之路。現在水師廢弛。不獨巡

洋未能得力。即江防亦屬無備。思之令人寒心。該督議將外海內河額設戰船實數。並水師各營原有馬匹。酌量變通。然後整飭會哨以冀補牢。著將履勘各要隘形勢。再行通盤籌畫奏明辦理。將來製造船隻。縱不能與夷船海上爭鋒。而用以洋面捕盜。並防守長江。必須木植堅實。運用靈捷。方能得力。若拘守舊制。名為修理戰船。其實無濟於用。又復何所裨益。至另片奏酌提寶蘇局洋銅數十萬斤。製造大礮。並咨會河南代造擡礮等語。製造礮位。無論銅鐵。總以精練為要。非必專用銅礮始能及遠命中。且購辦銅斤。不如購辦精鐵之易。蘇局現在所貯洋銅。自應仍留備鼓鑄錢文。該督等增鑄大小礮位。惟當廣購精鐵。

加工鎔鍊。並調取廣東熟諳鑄礮工匠。如式製造。務期一礮得一礮之用。方為妥善。其擡礮一項。以體質輕固者為得用。該督因江蘇所造。未能如法。已咨河南巡撫。責成河北鎮呂伊蘇代造擡礮一千五百桿。亦著照議辦理。惟三十斤之礮。尚恐運動未能靈便。若每礮再減六七斤。運用時當更得力。並著該督咨會河南巡撫照辦。

耆英又奏。再臣前因夷酋噗啡喳投遞照會。內稱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將遭風難夷。作為接仗俘獲。朦混奏報。妄行誅戮。求代奏請伸冤等情。當經臣就其控訴之詞。恭摺奏參在案。臣因此事關繫撫馭大局。是否藉口要挾。抑實

係遭風難夷。必得訪查確實。庶無枉縱。茲聞浙江提臣李廷鈺。臣於無意中向其詢問。據稱前在潮州鎮任內。聞來往行商傳言有夷船遭風。漂至臺灣。爲濱海居民攫取貨物。將難夷關閉村中。該鎮道查知。並令交出。該居民等因恐解官後。即行誅戮。將來夷船前來報復。不能抵禦。不肯交出。經該鎮道等再三索要。始行交出。迨聞將該夷正法。該居民等有夷船若來惟有戕官以圖解免之語。臣又訪詢候補四品京堂臣蘇廷玉。亦稱今年夏間回籍。閩民閒舟楫往來所言。亦大畧相同。是該夷之欲求伸冤。尚非無端肇釁以圖反復。臣查臺灣本係浮動之區。儻被夷人再

行煽惑。又蹈從前蔡逆竄入臺灣故轍。所關非淺。既有所

聞。不敢不據實直陳。究竟是否接仗俘獲。抑或實係遭風

之處。應請

飭交閩浙督臣詳細查明。以便覈辦。洵足折服夷心。且可消弭內

釁。似於夷務海疆。均有裨益。

硃批。設或如是。豈非欺君誤國而殃民。其罪尚可逭乎。

諭軍機大臣等。據耆英奏前因夷酋噗㗱喳投遞照會。訴稱臺灣

鎮道等。將遭風難夷誅戮。請為伸冤等語。該督接晤浙江提督

李廷鈺面加詢問。據稱前在潮州鎮任內。聞往來行商傳言臺

灣所戮係遭風難夷。並據蘇廷玉稱閩省人言大略相同。此案

臺灣鎮道等。是否邀功妄殺。昨已諭令怡良親赴臺灣確查。著
耆英將此事情節。飛咨伊里布。務當籌畫萬全。勿令別生枝節。
是為至要。

又

諭。前因夷酋噗嚊喳投遞照會。訴稱臺灣鎮總兵達洪阿等貪功
妄殺遭風難夷。當經降旨令怡良渡臺查辦。茲據耆英奏詢問
李廷鈺蘇廷玉等均有夷船遭風漂至臺灣。被居民關閉村中。
該鎮道再三向索。始行交出。迨聞該夷正法。居民等有夷船若
來。惟有戕官以圖解免之語。是該酋欲求伸冤之說。並非無因。
此事關繫撫馭大局。甚為緊要。況臺灣人情浮動。儻被該夷煽

惑滋事。所關尤非淺鮮。計怡良接奉此旨。諒已起程渡臺查辦。或從兵民暗訪。或向官吏明查。務得實情。毋稍徇隱。如查明該鎮道等實有妄戮難夷。冒稱接仗之事。著即傳旨將達洪阿姚瑩革職拏問。解至省城請旨辦理。該督所帶總兵一員。即著署理臺灣鎮總兵。其臺灣道印務。著熊一本署理。該督仍一面飛咨伊里布耆英曉諭該夷。俾消釁端。儻怡良稍存隱飾。不肯破[illegible]除情面。又誤撫夷大局。將來朕別經察出。試問怡良當得何罪。懍之慎之。耆英原奏。著鈔給閱看。

丙戌。兩廣總督祁墳廣東巡撫梁寶常奏。竊查暎夷船隻。自閩浙駛回之後。聞住香港。夷人詞氣傲慢。省城十三

洋行。原住夷人各水手亦每每欺侮平民。或乘醉搶取貨物。或淩辱過路婦女。均經地方官當時彈壓。尚未激成事端。而士民蓄怒已深。爭欲得而甘心。十月二十三日。有假託明倫堂名目。刊貼告白。聲言該夷罪狀。欲與為難。未後又稱板存明倫堂。而傳集素有名望之眾紳士詳詢。則僉稱明倫堂并無此事。係屬別人假借刊貼。臣等因其告白詞意。出於義憤。且何人所為。尚難確究。當即先行出示曉諭。勿得假託名目。借端生事。本月初六日申時。適有紅毛黑夷水手。在十三行地面。向華民買食水果。不給錢文。賣果者向討。反被該夷用刀劃傷。衆民人在旁目擊。均為不

平。該夷自知理曲。旋即避入夷樓。將大門關閉。衆民追呼而至。圍繞夷樓爭鬧。夷人在樓上用甎瓦向下擲打。臣等聞知。即飭地方文武前往稽查彈壓。至起更時。衆人漸散。而夷樓內忽然火起。臣等又即親往督率文武官。調集水龍救護。緣地窄人衆。火勢猛烈。至四鼓火始漸息。查已燒去夷樓四間。夷民互有傷斃。並有匪徒乘火搶取銀物。時值昏夜。良莠難分。迨至天明。弁兵放槍嚇擊。圍拏。即經拏獲匪犯十餘名。餘匪奔散。該府縣查勘民人傷斃者三命。紅毛夷人傷斃者二命。其餘各夷館均未延燒。查夷樓高峻。牆皆數仞。外間難以放火。詢其失火之由。係從第二進

燒起。有謂木匠在夷樓受雇工作。被夷人疊次苛虐。在內放火洩恨者。尚未查訊明確。自初七日以後。因文武官帶同兵役在該處日夜巡查。均極安靜。夷人因見內地民人共切同讐。甚為畏懼。嗣經官兵防護撫綏。又均知感激現在十三洋行夷人俱各帖然。惟閒喚夷頭目噗嚈喳。先於本月初一日駛回香港。恐該夷另生枝節。臣等即密飭各路暗為防禦。旋於十三日有該夷火輪船一隻。由橫檔駛入二沙尾。守口弁兵向其查問。據稱係夷目令其投遞文書。並無別事。當即准令入口。隨飭廣州府等前往接收。臣等拆閱。前言初六日夷樓被燒之事。後言福建臺灣之事。並有只[illegible]

欽差大臣伊里布公文一角。請臣祁𡌴代為齎送。臣等公同商酌。將初六日民夷爭鬧及夜間失火被搶。並現在辦理情由。備文照覆。其應行齎送伊里布公文。亦即沿途飛遞探投。一面函致閩浙總督臣怡良查明酌辦。連日以來。察看中外情形。民心極為固結。安堵如常。該夷亦知起釁之由。其曲在彼。且深悉省河一帶士民團練。聲勢聯絡。似不能與衆為難。至生他變。再查此事始而圍毆出於公忿。其後乘火行搶。則係無賴匪徒。玆已拏搶火匪徒十餘名。應行照例懲辦。除仍飭地方官驗明民夷各屍。是否止有此數。並確查起火實情。分別究辦。燒去夷樓。及搶去銀物。傳諭洋

商查明妥為辦理外。臣等伏思唉夷甫經就撫准予通商
息事。邊釁未可再開。而內地民心。尤不可失。惟有隨時斟
酌撫馭。並令附省鄉村。互相團練。自為保護。曉諭首事人
等嚴為約束。勿許經舉妄動滋生事端。俾內外相安。地方
靜謐。斷不能稍有疏忽。致干罪戾。
祁墳梁寶常又奏。竊照附省西北鄉石井紳士。於本年夏
間連名呈請建立昇平社學約。合各鄉居民捐銀團練自
衛。一遇有警。即聽候調遣等因。前經靖逆將軍會同臣等
具奏。七月十三日。奉到
諭旨該省西北鄉紳士。敵愾同仇。深知大義。著查明首倡義舉之

人。如有才具堪勝文武之任者。即據實保奏候朕施恩。並剴切
曉諭該省各府州縣。均宜照此團練自衛。並備調遣。將來如果
得力。自當從優獎賞。即軍務告竣。未經調撥應用者。亦必概加
賞賚等因。欽此。查本案先據舉人李芳等連名呈請於石井地
方。捐建昇平社學。連約各鄉。認真團練。隨又據在籍內閣
中書何有書等。因既有昇平總社。復請於江村地方。設立
昇平公所。以為丁壯聚集之處。所有昇平社學事宜。總歸
李芳等承辦。其昇平公所應辦之事。即由何有書等董理。
兩處仍連為一氣。聲息相通。現據團練局鎮道各員。查據
該紳士等具報。昇平社學各鄉簽捐銀。約近二萬餘兩。已

收繳銀八千餘兩。昇平公所各鄉簽捐銀。約計七千餘兩。已收繳銀三千餘兩。而壯勇人等。則均投至公所報名者居多。緣石井地方殷富。而戶口較少。江村地方貧瘠。而界連花縣一帶。戶口較多。故其情形如此。各紳民現仍陸續捐資。統計連約各鄉團練。共有數萬人。就中勇健可以調用者不下萬人。經臣等先後飭委總兵馬殿甲。現署督糧道西拉本。及副將余萬清等往查屬實。即如初六日夷樓被火。初七日臣等諭調該鄉壯勇二千人。來省以備不虞。該二處丁壯。於初八日即踴躍齊集。且自該二處團練以來。西北一帶。搶劫之案較少。是已著有成效。臣等復查此

事。承辦各紳士。極為認真。其中堪勝文武之任。可備大用

者。臣等雖未敢遽保。而辦事俱係實心實力。均知激發天

良。察其才具。亦尚堪分別任用。至該二處所捐銀數。係屬

各社學公捐。若按人分計。則每人名下最多不過二百兩。

捐數雖多。而人數甚眾。此外各府州縣。先因防禦。飭行一

律團練。嗣經恭奉

諭旨。復行剴切曉諭。各該士民感激

天恩。均知踴躍。現已次第舉行。

祁𡎴梁寶常又奏。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臣等承准

軍機大臣字寄。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奕山等奏製造戰船一摺朕思防海事宜總以造船製礮為要各省修造戰船竟同具文至臨時不能適用深堪憤恨此次所造各船自不致拘守舊時式樣有名無實據奏停造例修師船改造戰船所辦甚合朕意均著照議辦理惟海船大礮係屬懸放火藥發時勢必向後坐掣如何得有準頭現據該督等奏業已嫻熟得力著將如何施放之處再行詳悉具奏據奏潘仕成所捐之船堅實得力以後製造船隻即著該員一手經理斷不許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減所需工價准其官為給發並不必限以時日俾得從容監製務盡所長等因欽此臣等遵即傳到該員潘仕成恭宣

諭旨。該員感激
天恩。自願墊發銀兩。交木商購修船料。由該員監工製造。盡心竭力。一船得一船之用。旋據稟稱即行先發銀十萬兩。交木商出海。約可購船料十餘分等情。臣等查此項經費銀兩。仍須由官給還。前經靖逆將軍奕山會同臣等奏明。擬將粵東現屆拆造年分例修師船。暫停製造。惟每年節省為數無多。隨後再行籌款奏辦等因在案。茲督同該司道等覆行詳查。所有屆限應行大修小修各項師船。原因雖有損壞。尚堪修理。若一概不修。是以有用之船。全歸廢棄而各海口額定船隻。短少太多。難資巡緝。是屆小修大修船

隻。似仍應照例修理。其屆限應行拆造船隻。係全照例價製造。即可全行停止。合計各廠每年應行拆造師船多者十餘隻。少者八九隻。間有三四隻者。其船有米艇及撈繒等項之殊。米艇又有大中小之別。每隻例價自一千六百餘兩。至四千三百餘兩不等。就十年以來比較經費。每歲節省。約計三萬兩上下不等。此外另有遭風損壞師船事出不虞。不在尋常歲修之例。每年難以豫定。亦擬將應修者仍行估修。應改造者亦一律停止。以歸節省。惟每歲節省銀兩無多。不敷改造大船之用。查本省外省。有士民援照豫工新例。在廣東藩庫報捐。前於具奏辦理夷務用過

銀兩數目摺內聲明。有已上兌銀十七萬兩。統應歸入軍需項內備支。嗣後陸續報捐。截至九月底止。計共捐銀四十五萬餘兩。現在軍務既定。可無意外之需。廣西留防兵丁一千五百餘名。已全數撤令歸伍。水陸各勇。亦經分別陸續裁撤。止存六千餘名。每月不過用銀五六萬兩。此後壯勇尚可再行裁汰。用費更可節省。所有造船之費。即可在報捐銀兩動用。其一切製造事宜。統由潘仕成一手經理。毋許官吏涉手。仍欽遵前奉

諭旨。咨商兩湖四川督臣。購備造大船堅實木料。俟體察實在可用。即分別咨取。一并發交潘仕成監製。俟造就三十隻後。

是否足用。再行酌量辦理。並另造小號戰船三四十隻。跟
隨大船。作為羽翼。常川駕駛操練。將來舊式師船。每年停
造之數漸多。即將此項新造之船。陸續補撥各海口。平時
分泊。可資巡緝。有事調用。即可以備不虞。似於海防有裨。
至前奉
諭旨。飭令粵海關監督臣文豐傳諭洋商。設法購買夷船。已據洋
商伍秉鑑潘正煒。稟稱捐買咪唎嘡呂宋夷船各一隻。臣
等查驗木料堅實。尚堪應用。惟船隻尚小。且亦畧舊。現仍
會同文豐督飭洋商。隨時妥為察訪購辦。再船內放礮取
準一節。查夷船桅上造有桅盤。用中等木檣鑲做。形似半

篷。其上可容十餘人。桅上所用大礮。係用繩懸拽而起。安置桅盤之上。取準施放。現在此次船隻。甫經購覓木料。尚未成造之船。船身係照夷船製造。其桅篷則仍是內地式樣。船上止有桅桿。並無桅盤。不能懸放大礮。前奏聲明業已嫻熟得力。係在潘仕成所造船內。用礮架安置演放轟擊。

諭軍機大臣等。祁𡐓等奏民夷因事爭鬧。及夷樓失火被搶一摺。此次夷人强買民人食物。致相爭鬧。是夜夷樓失火被搶。經該地方官彈壓救護。旋據該酋噗嗤喳詢問此事。該督正言回覆。所辦甚是。粤省士民因該夷情形傲慢。激成公忿。迴非藉端滋

事者比。惟該夷甫經就撫。邊釁未可再開。伊里布將次到粵。著即會同祁𡊮梁寶常。細心秉公。妥為辦理。總當使該夷輸服。不致有所藉口。致妨撫局。尤不可屈抑士民。使內地民心。因而解體。方為妥善。所奏團練情形。聲勢聯絡。一呼即集。甚屬可嘉。單開出力各員。自係遵旨查奏。原單暫存。仍著伊里布等剴切曉諭各該員。但當妥為管束。期於禦侮有資。斷不可亟於邀功。借事起釁。如果始終勤奮。著有成效。著會同該督撫等據實保奏。候朕特沛殊恩。另摺奏製造船隻事宜。請停止拆造師船。以期節省。並將報捐銀兩。作為造船費用。等語。覽奏均悉。著俟造成一二隻後。眼同試練施放大礮。能否便捷。再行奏明興辦。所需

木料。已諭知四川湖廣總督豫備矣。

又

諭。本日據祁𡐓等奏製造船隻事宜。遵旨咨商兩湖四川。將可造大船堅實木料。俟體察實在可用。即分別咨取等語。造船木料前據寶興覆奏。業於瀘州等處標記杉木數百株。柏木數千株。備海疆隨時調用。將來廣東咨取到時。著該督即查照粵省咨調根件丈尺。妥為運送備用。至湖廣省現因議造防江船隻。需用材木。昨經裕泰奏准免令海疆調取。將來粵省咨取到時。仍著裕泰隨時斟酌。是否尚數協濟粵省之處。自行咨覆。

兩江總督耆英。江蘇巡撫程矞采。江南提督尤渤奏竊臣

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奕山等將廣東省官紳造成各船式樣繪圖貼說呈覽江南福建浙江海防情形各處互異此項圖說各五件現已飭令祁墳等照式另備三分分寄各該省該督撫等俟粵省寄到後各就所轄洋面察看何船適用足以禦敵或於海道不甚相宜而於江防亦堪制勝即著悉心詳議具奏候旨發交廣東令其各就該省所需之船如式製造再行分別運赴各省如或於江海形勢俱難得力亦著據實奏聞不必稍存遷就欽此臣耆

英於十一月十九日在上海途次接准兩廣督臣祁墳繕

繪圖說咨送前來當即會同臣尤渤督飭水師鎮將就江

蘇省江海情形。悉心籌度。意見既各不同。且亦不能確有把握。遂來蘇州。與臣程矞采復加籌度。內惟在籍郎中潘仕成。捐造之船。似尚合用。然仍不敢遽定。適浙江提臣李廷鈺。迎奉

硃批南回。道出蘇州。臣等因其籍隸同安。來自廣東。熟悉船政水務。向其諮訪。據稱潘仕成捐造之船。於海防雖堪制勝。似不若閩省之同安梭船。衝風破浪。可以操縱自如。又在籍員外郎許祥光捐造之多槳船隻。於江防亦屬相宜。惟該提督前曾坐駕多槳船數月。知其不甚靈便。且此船上身既重。喫水過淺。易於欹側。江省水師。未經歷練。恐其膽怯

誤事。其餘三船。於江蘇內江外海。均不合用。至同安梭船。
其涉歷重洋。則可達販東西兩洋。其經行內港。則可直抵
甯波上海。實為防海防江。悉稱適用之船等語。臣等以洋
面有南北之分。以大江為界。江以南為南洋。水深而多暗
礁。利用廣東之米艇。福建之同安梭。江以北為北洋。水淺
而多暗沙。利用江南之沙船。江面情形。與北洋相似。論海
防者不一其人。咸以此為定論。業已具有成書。今該提督
又稱江蘇內江外海。均利用同安梭。臣等再四思維。惟有

欽遵

訓諭。不敢稍存遷就。所有粵省寄到船圖。應請暫緩照式興辦。另

造同安梭船。以資利用。惟造船務貴堅固。若照例價給銀製造。殊多不敷。臣等會同李廷鈺督飭熟諳工程之員。按照民價。酌中覈計。每造同安梭一隻。力勝二千石者。約需工料銀六千兩。每船另配八槳小船兩隻。為子船。每隻約需工料銀二百兩。一母二子。共計三船。約需銀六千四百兩。應配頭舵水手二十三名。兵丁五十二名。海上交鋒。全恃船隻靈動。施放槍礮有準。不在兵多。況用之于江海之交。尤貴輕利。庶可用我所長。制彼之短。現在上海地方民間船廠所集匠工。所貯木料。頗不為少。臣等公同商酌。已囑該提督李廷鈺。于赴任之便。帶同沈炳垣等。繞道上海。

先行籌款成造同安梭二隻。子船四隻。試練于江海之交。如果合用。再行派定隻數製造。嗣後江浙督造船隻。應請責成李廷鈺一手督辦。以杜弊端。儻文員造不如法。或武員有意挑剔。即由該提督咨會臣等。嚴行叅辦。至各營原有之舢船等項。業經臣耆英奏明。停其修造。應俟同安梭造成後。再將原船裁汰。抑臣等更有請者。水師營以講求操駕舟楫。辨識風雲沙線。熟習大礮鳥槍為首務。不重騎射。江蘇水師各營。並不盡習水務。另有水兵名目。每營亦屬無多。遇有員弁缺出。皆于弓箭兵內考拔。而不及水兵。及大礮鳥槍等兵。因之有心向上者。皆習弓馬。而不習水

務槍礮。此雖由于水師人材難得。不能不節取其長而用
之。然營伍之廢弛。病即在是。嗣後水師營將備員弁。應請
查照定例。專取水務槍礮。即騎射稍有生疏。亦准錄用。並
將赴部之員。由部先行閱看鳥槍。如果精熟有準。再准引
見。以挽頹風而肅戎行。
硃批若不變通。難收實效。
諭內閣耆英等奏變通水師營章程等語。水師弁兵。自以講求駕
駛舟楫。辨識風雲沙線。熟習大礮鳥槍為要務。近來員弁缺出。
皆以弓箭兵內考拔。以致弁兵皆習弓馬。而于水務槍礮。均不
練習。若不亟予變通。何以洗積習而收實效。該督奏請嗣後水

師營將備員弁。專取水務槍礮。即騎射生疏。亦准錄用。並將赴部之員。由部閱看鳥槍。如果精熟有準。再准引見之處。著兵部覈議具奏。並著妥議簡明章程。通行沿海各省。一例照辦。以肅軍政。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等奏請造同安梭一摺。粵省寄到船圖。既於江省外海內江。均難得力。自可無庸製造。據奏同安梭船。於該省江海。均資利用。現囑浙江提督李廷鈺。於赴任之便。帶同同知沈炳垣等。繞道上海。即就民間船廠匠工木料。先行籌款。成造同安梭船二隻。子船四隻。試練等語。覽奏均悉。著即照議辦理。俟造成一二隻後。即於該省江海之交。先行演試。如果駕駛

便利。安設礮位。施放得力。再行派定隻數。奏明興辦。嗣後江浙製造船隻。即責成李廷鈺一手經理。如有文員造不如法。武弁有意挑剔。即由該提督咨會各辦。務將從前惡習一力湔除。以期得收實效。前有旨諭知寶興。令於川省豫備木植。以待沿海各省調取。此次江省造船。僅木料不敷。即向四川咨取應用。其各營原有䑸船等項。准俟新船造成後。再行裁汰。綜計經費。妥議章程具奏。所請變通水師章程。已明降諭旨。飭部覈議。並令沿海各省。一例辦理矣。

庚寅。

諭內閣軍機大臣等同三法司。奏請將已革提督余步雲依律擬

斬監候。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即行正法等語。著未經與議之大

學士及九卿科道。再行詳議具奏。

又

諭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奏遵旨嚴訊定擬一摺。已革江南候補

知府黃冕。訊無擅撤鄉勇情事。惟既帶兵防堵。即與同城知府

無異。黃冕著照議發往新疆。充當苦差。

辛卯。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鴻翱奏。竊夷酋噗喘喳

到廈情形。臣怡良據實陳奏並咨明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兩江總督耆英在案。臣怡良在廈門

時。因該夷以臺灣事。嘖有煩言。當經遵

旨逐層開導。不但堅執不回。並稱所編偽示三張。欲行刊刻遍貼。故於十月二十九日。自廈起身時。即面諭廈防同知顧教忠。令其留心偵察。是否實有其事。抑係故作恫喝之詞。必須確切訪察。旋據揭得偽示一張。先行稟覆。迄今未據續繳。查夷酋噗鼎喳之狡獪萬端。大率嗎禮遜囉伯聃二人為之導引。所言是否可信。實無從辨其真偽。茲將所撰偽示三張。僅貼其一。則其餘必有不實不盡之處。誠恐各國指破其奸。所言不足取信。是以匿而不出。亦明知彼此文字不通。故借張貼以售其奸計。始猶疑其到粵後刊刻遍人至廈潛貼。待之兼旬。訪之數四。而闃然無聞。至臺灣現

在情形。昨據該鎮道差弁送摺來泉。據稱府城尚為安靜。
臣怡良前囑臣劉鴻翺密寄信件。並經臣劉鴻翺將餉銀
礮位等委員妥為運往。臣怡良又寄信交來弁帶與臺灣
道姚瑩。將該夷如何駛船用礮之法。詳細告知。使其加意
戒備。至泉州所調各營兵丁。陸續裁撤。止存一千六百餘
名。該夷數四探聽。稱江浙各處俱已撤退。何以福建尚有
防兵。是其於此事蓄有疑懷。不可不示以誠信。使之坦然
無疑。而不思反側。且各營兵丁到泉。已及二年。形體則不
免疲羸。衣履則相率垢敝。兼之下府溼熱鬱蒸。病者絡繹。
即借此將各兵陸續撤歸原伍。仍令各處暗中揀選精壯

者。聽候分起調取。以泯猜疑之迹。泉州係陸路提督駐劄。

存城之兵。尚有二千一百餘名。緩急尚可有備。臣等復承

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本日據伊里布劉韻珂馳奏。夷酋噗喘喳於本月十四日由

定海帶同嗎嚧𠰌等諸夷。開船赴閩等因。欽此。臣等曼蒙

訓諭。臣怡良於接見該夷酋時。盡力開導。置若罔聞。且不言及如

何建立馬頭。總稱俟見伊里布後再商。其心甚為叵測。誠

如

聖諭。抑或另有詭計。俱未可知。謹當遵奉

諭旨。與竇振彪等密加防範。不敢稍有疏虞。亦不敢稍涉張皇。致

該夷別存意見。現准兩江督臣耆英。咨到礮架圖。兩廣督
臣祁𡎴咨到船圖。當密約竇振彪輕騎來泉。與陸路提臣
普陀保面行商酌。相機辦理。則不動聲色。免致傳播駭聽。
至夷船在廈港及梅林澳者。現有十隻。尚無動作。而安分
貿易之人。與居民素來良善者。尚復觀望不前。總期駐守
之船開駛。庶幾民無貳志也。
怡良又奏。再省城及五虎港內各要隘。前經臣劉鴻翺與
將軍臣保昌等。檄調延建邵各營兵丁二千名。同雇募鄉
勇水勇。分段布置。嗣因日久費多。恐難為繼。隨飭司道會
同將領。勤加挑選。汰其老弱。留其精銳。藉訓練為減抽陸

續撤去十之四五。茲該夷業已就撫應將防守兵勇。全行撤退。以節糜費而免猜疑。惟五虎門至省百餘里。皆係內港。並非臨洋列嶼。與各海口形勢不同。曾經臣等繪圖恭呈
御覽。其舊有礮臺汛房。及此次增設礮位。有關省城保障。自應酌撥弁兵駐守。並添蓋礮房兵房。以資棲止。臣劉鴻翱現率司道。詳加審度。妥為籌辦。其守礮弁兵。即由省標各營暨閩安水師營選派。每處十餘名至數十名不等。按月一換。仍分定段落。責成署督標水師營參將林建猷署閩安協副將孫雲鴻。不時稽查。以免各弁兵偷安生事。其餘福甯

等府所屬各海口。調防兵勇。概行裁撤。分別歸伍歸農。

諭軍機大臣等。怡良等奏夷酋在廈張貼偽示一摺。據奏夷酋嘰嘛喳狡獪萬端。嗎禮遜囉咱嘛為之引導。所撰偽示三張。僅貼其一。顯有不實不盡。恐人指破其奸。匿而不出等語。覽奏均悉。其泉州調防官兵。著即陸續撤歸原伍。仍令暗中揀選。聽候調取。所有江廣等處礮架船圖。著即會同竇振彪普陀保密行商酌。相機辦理。固宜示以誠信。免致猜疑。尤須防其詭計。密為戒備。另片奏省河及五虎門酌撥弁兵駐守。添蓋礮房兵房。並選派水師分段駐守。其餘福甯等府所屬各海口。調防兵勇。概行裁撤。分別歸伍歸農之處。均著照議辦理。惟廈港及梅林澳。現

尚有夷船十隻。該督等惟當待以鎮靜。隨時體察。務期商民相安。不可稍存懈忽。

欽差大臣廣州將軍伊里布奏。竊𠃔行至廣東南雄州途次。接奉

十一月二十三日

上諭。前據耆英奏夷酋𡺸訴臺灣妄殺冒功一摺。並怡良奏。該夷到閩。因臺灣多殺夷俘。忿忿不平。當已兩次諭知伊里布婉轉開導。剴切曉諭等因。欽此。仰惟

聖明遠鑒。洞悉夷情。𠃔現在水陸兼程行走。到粵省後。即與該酋約見。恭宣

聖旨。告以夷俘被戮一事。現為查辦。以釋其疑而平其憤。即與商

議稅餉事宜該夷酋嘆嘛喳自當欽遵
諭旨。靜候查辦。不致別生枝節。奴身膺重寄。恪當竭盡心力。妥為
設法。必不使既成之和局。復有掣肘。以期仰慰
聖懷。且奴更有請者。此事果係夷船無礮。夷手無械。該酋訴稱係
屬難夷。似非茫無所據。逞刁挾制。閩浙督臣怡良。接奉
諭旨。必能仰體
聖心。維持大局。妥為奏辦。藉非照者。奴愚昧之見。務求
天斷。既有兩江督臣耆英前摺。即祈採其摺內語。
飭將臺灣鎮總兵達洪阿解京訊問。以完全局而靖海宇。且俾臺
灣無事。亦正所以保全達洪阿。緣夷人性躁妄動。不知深

浅。故事以速息為貴。況撫馭番夷。一視同仁。亦昭

聖德中外無間之大。

伊里布又奏。再。查前奉本年十一月十一日

上諭。飭將咪唎㗇夷目咖呢稟陳貿易事宜。到粵會同籌議等因。欽此。竊維添設馬頭。番船同來貿易。前在江甯。夷酋噗嘽喳曾有各國前來福建江浙各處通商。中國但肯允准。該酋斷不阻止。以求專利。是其意已暗有邀約各國同來商販之見。且咪唎㗇船。前在浙江乞求。今又在廣東稟求佛郎西前赴江甯。大約亦意在通商。若我專准噗咭唎添設馬頭。他國均不准來同販。恐其船隻衣服。無甚區別。難以

辦白。且恐阻止。致生枝節。反使各國以𠸄國藉口。又慮𠸄
咭唎串通。一同前來商販。我亦難於阻遏。反使惠出夷首。
而各國德在𠸄國。怨在中國。亦為失算。此事惟俟到粵後。
與督撫臣熟籌妥議。並須與夷首噗[口鼎]喳商定。方可議有
定局。會奏請
旨遵辦。至耆英夾片加稅之事。查稅口添立閩浙江南各處。則閩
省及江浙茶葉絲綢。均不經由內地。內地各關。俱缺此項
稅納。斯夷船呢羽鐘表。亦皆運赴新設馬頭。以貨兑貨。內
地各關。兼缺此項稅納。是益在夷人商人之數。即損在官
稅之數。必須於洋貨內貨。改設新立關口。酌加稅則。以補

各內地關口短缺之數。奴才思慮及此。前已行文各內地監督。將例收洋貨絲茶。詳細造冊咨送。以憑抵粵後。商之督撫臣。酌覈奏加。期於以贏濟絀。較之舊額。或可能如其數。是無加稅之名。而亦不至有減稅之實也。大黃產自河南一帶。仍須行經各內地關口。可遵舊規抽收。無庸復議。又奉十一月二十二日

上諭。飭晤夷首時。曉以臺灣正法夷俘一事。現遵欽奉

諭旨。抵粵會晤。遵照宣示。覈實查辦。該首自應釋然無疑。迴異空言開解。可以折服其心。又許給銀兩。亦候到粵。與督撫臣通盤籌算。作何辦理。逐一議定。具奏請

旨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伊里布奏接奉諭旨。俟到粵後妥辦一摺。現在撫議已成。不值另生枝節。著伊里布於到粵後。遵照前旨。先將有旨令怡良渡臺查辦一節。面諭該酋。此係大皇帝為爾等伸冤之意。毋庸疑慮。至怡良渡臺以後。查訪得實。如果夷船無礮。夷手無械。確係遭風難夷。並無滋擾情形。自當治達洪阿以應得之罪。設或怡良覆到。與該酋控訴情節。迥不相符。朕辦理此事。自有權衡。伊里布惟當婉言開導。務使該夷頓釋前疑。不致激成事端。諒伊里布熟悉夷情。必能委曲周全也。另片奏咪唎𠸄咈啷哂等國。同赴馬頭商販。俟與噗𠹳喳會晤妥議等語。各國

同來商販。若概行禁止。反被該夷影射朦混。是恩在該夷。怨在

天朝。誠為失算。伊里布所奏。不為無見。但遽任其同來。難保唤

夷不以各國分得其利。又釀爭端。著伊里布與該酋會晤時。從

長商辦。妥為定議。總期日久相安。不至互生嫌釁。方為至善。所

奏稅額一節。是否可行。並著伊里布妥籌定議具奏。

壬辰。浙江巡撫劉韻珂奏。臣前奉

上諭現在唤夷就撫。准令通商。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浙江尖山

口等處。為入省要路。鎮海招寶金雞兩山。又為浙東屏障。種種

善後事宜。著劉韻珂會商耆英。各就地勢。悉心講求。妥議章程

具奏等因欽此。仰見我

皇上慎重海疆。修明武備之至意。臣查浙省海口情形。以定海為藩籬。鎮海為門戶。尖山等處為堂奧。現在藩籬未復。則門戶堂奧之修防。自不容於暫緩。惟浙省自前歲軍興以來。各處戒嚴。鎮海因首當其衝。所備尤為周密。乃賊鋒所及。立就摧殘。備禦之難。已有明證。今重加整頓。必須另行籌畫。使一切布置區處。事事皆勝於前。方不致有名無實。臣上年屢赴鎮海。且在彼駐紮數月。於招寶金雞兩山之形勢。俱屬深悉。但被陷以後。原設之城隍墩堡。均被殘毀。即兩山之徑路坡崖。亦有被該夷鏟鑿改易之處。非親往閱看。不能措置。臣前於夷船退出鎮海之後。即擬往彼查閱。

因各處防勦官兵。正在裁撤。大半由省經過。不便暫離。是以未即前往。茲外省本省官兵。俱已撤竣。省城人情靜謐。臣擬於本月二十八日。親往甯波鎮海一帶。逐加相度。以便將各項善後事宜。會商耆英從長籌辦。仰紓

宸廑。

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奏親往甯波鎮海一帶籌辦各項善後事宜等語。覽奏均悉。現在𠹭夷就撫。各海口仍應加意防範。浙江海口情形。以定海為藩籬。定海未復。則鎮海甯波等處。修防不容暫緩。該撫既熟悉形勢。此時親加查勘。必須布置得宜。事事皆勝於前。庶不致有名無實。著各就地勢。詳細籌畫。即將各項

應辦善後事宜。仍遵前旨會商耆英。從長籌辦。毋庸拘泥舊制。

轉滋窒礙。

癸巳兩江總督耆英奏。竊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道光二

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耆英奏㖟夷控訴。臺灣總兵冒功妄殺。請將達洪阿解部審

辦等語。著耆英再行剴切曉諭等因欽此。臣跪讀之下。當將怡

良奉

命渡臺。覈實查辦。緣由繕發照會。飛寄伊里布轉給閱看。該酋接

奉此諭。自必懷

德感

恩。倍形懾服。於籌議通商稅則事宜。不難迎刃而解。惟該夷從前
在粵貿易。該省官商胥吏。無不視為利藪。歷年科歛費用
日增。因之漏稅走私。無弊不作。為所窺視。遇有華夷交涉
事件。又復不能撫馭得宜。該夷每以朦蔽
聖聰為詞。希圖一逞。迨積忿既久。激而生變。然其意不過仍欲另
立馬頭。以袪積弊。今既准其在閩浙江蘇通商不涉洋行
之手。在該夷業已遂其所欲。而在粵中官商書吏。頓失利
源。難免觖望。伊里布等職任較大。僅能綜其大綱。不能親
理細務。且初到粵省。人地生疏。亦難體察隱微。現止浙江
外委陳志剛一員。隨帶赴粵。該弁雖能熟悉夷情。而止此

一人。恐其不敷差遣。查有江南効力武舉張攀龍。人甚明幹。前在江甯。往來夷船。傳述言語。頗中肯綮。現經臣以差取夷酋回文為名。飭令前赴粵東。確探粵人情形。夷人動靜。並俟伊里布馳信來江。再定臣之應往粵東與否。緣此時既未得該酋回文。又未知伊里布等與之見面後情形。且江蘇省江防緊要。正與提臣尤渤會勘籌議。似未便舍此而遠赴粵東。轉致彼此皆不及兼顧也。又查閩浙督臣怡良。錄送夷酋照會該督文內。有貴部堂在廈事宜。或有別議辦理之處。希請見覆。以便如議飭行。至閩浙開口通市。應與耆部堂伊大臣議定則例。方行開關。俟來年諸事

議定。派委郭實獵駐在福州。李伊駐在廈門。以便料理通市之事。是該酋之在閩通商。已有成說。而其開行赴粵。尚係遵照成約。欲與伊里布籌議章程。似非別有詭謀也。長江天險。自古即有此語。言燕豫之步騎。不能飛越而南。若海寇之從東來者。連檣直入。原無阻礙。自

國初被鄭成功闌入。擾及江甯。後即教練水兵。以備不虞。是以京口水師。素稱勁旅。江面因之而靖。近年以來。承平日久。營伍廢弛。又有今年夏間之事。現在欲議防江。必得造船鑄礮練兵。非倉猝可以奏效。且狼山福山。對峙江口中間。江面計寬八十餘里。一望汪洋。與海無異。其防之之法。

亦與防海相等。臣於到任後。即以追捕盜賊緝拏私鹽爲名。捐廉雇備民船。調派備弁。帶領兵丁。上至江甯。下至福山。會同沿江水陸各營。梭織巡查。然船小礮少。兵皆不能如從前之出没水中。恐遇敵亦難濟事。況綜計定海廈門。停泊夷船。尚屬不少。此時撫馭稍失其宜。一經釁端重起。我之徵兵調餉。一時不能遽集。而彼之船隻。可以頃刻而來。勢必措手不及。所恃者

聖明在上。誠求乂安斯民。俾臣下得以堅持定見。委曲求全。俟其通市之後。撤回兵船。我之江防海防。亦得乘暇修明。然後徐圖制之之術。以冀萬全。較之此時之倉猝布置。似更確

有把握。蓋彼之兵船。日用亦屬不貲。既經受撫通商。斷不能以持久。而該夷以遠來窮寇。疑團不釋。即未必遽肯撤兵。彼兵不撤。我又安得不疑。兩相猜疑。則今日之議撫。仍是了而不了之局。臣受
恩深重。膺此艱鉅之任。敢不竭盡心力。妥為籌度。以竟厥事而慰
聖廑。再臣現已行抵江陰。會同提臣尤渤查勘鵝鼻嘴等處情形。
其江浙兩省。撤回歸營之陝甘河南安徽等省官兵義勇。
共計一萬五百餘名。俱由長江西上。至江浦縣登陸前進。
已於十一月二十二日全數過竣。行走尚屬安靜。辦理亦
無貽誤。

耆英又奏。再臣承准軍機大臣字寄。十一月十四日。奉
上諭。咪唎㗕商船至浙貿易。已有旨諭令伊里布剴切曉諭該夷。
仍循舊章辦理等因。欽此。臣查咪唎㗕商船。於寧波開行後。即
赴定海。曾否駛回廣東。無從查悉。現在欽奉
諭旨。飭令伊里布曉諭該夷。不准覬覦。伊里布自能欽遵妥辦。不
致另生枝節。臣何敢越俎妄陳。惟臣於七月間。與暎夷議
撫之時。亦經慮及各夷效尤。曾向暎夷詰詢。嗣據覆稱海
外諸國。只准在粵東通商。暎國不代求
恩。儻
大皇帝恩准他國。亦赴閩浙江蘇貿易。暎國絕無靳惜。各國船隻

往來香港。亦屬無礙等語。惟時與伊里布和衷熟商。擬俟
到粵時。察看各夷情形。再行酌定。請
旨遵行。今咪唎㗼既赴粵浙兩省請通貿易。其中利弊。敢為我
皇上陳之。夫利之所在。人必趨之。康熙年間。暎夷本已在定海建
立馬頭。因稅則繁重。商販稀少。無利可圖。仍赴廣東。百餘
年來。廣東省弊絕風清。各夷效順。從無桀驁不馴之態。祇
以年久弊生。各夷苦累不堪。心懷怨望。暎夷遂首發難端。
至於此極。其餘各夷。外雖恭順。內實坐視成敗。我能制服
暎夷。彼即據暎夷之利以為己有。設有不然。則彼與暎夷
氣類相投。附而和之。其利仍在。即如暎夷犯順之初。兵船

本屬無多。迨後日益加增。約計總有一百數十隻。該夷遠隔重洋數萬里。徵派調發。談何容易。謂非與各夷勾通。暗相資助。臣實未敢深信。今𠸄夷既遂所欲。而各夷仍在廣東。向隅受累。易地而觀。竊恐心有不平。各夷既可資助𠸄夷。𠸄夷何獨不可資助各夷。此理勢之必然者也。縱使該夷不敢公然犯順。而附於𠸄夷。潛赴各口貿易。又孰從而覺察之。是𠸄夷竟可市德於各夷。而陰操我

國之利柄。各夷不克邀惠於

天朝。而維繫𠸄夷之手足。從此夷與夷則相結日深。而夷與我則乖違日甚。一𠸄夷已足為害邊疆。況合眾夷而使之為

一耶此又不可不審思熟慮者也若謂力除積弊咸與維新各夷即可在粵安分貿易不致妄生希冀誠為正本清源之法但弊根既深猝難驟拔更恐將弊藪革除之後遂視從前之陋規為例所應得格外加增即如福建之廈門馬頭本為內地販洋商船聚泊之所後因陋費繁重屢次禁革乃愈禁則愈甚遂致洋行歇業洋販不通幸係內地商人可以任其所之不致激成事端若夷商則例有一定馬頭不能逾越尺寸人有同情安肯順受此又臣清夜思維不得不鰓鰓過慮者也臣反覆籌思咪唎㗐等國之於閩浙江蘇亦欲另立馬頭必應正言拒絕以示限制或唤

夷據閩浙江蘇之馬頭為巳有。不肯令他國通商。則彼巳自啓爭奪之機。我即可以將計就計。令該夷既肯通融。各夷亦皆樂從。法窮則變。與其謹守舊章。致多棘手。莫若因勢利導。一視同仁。如咪唎嘡等國。必欲在閩浙江蘇通商。似可准其一併議定稅則。任其所之。但不得於閩浙江蘇之外。另有覬覦。亦不准在閩浙江蘇專設馬頭。在粵省稅額。雖不無短絀。而閩浙江蘇等省。則有加增。挹彼注茲。仍於

國課無關。且閩浙江蘇等省。既准嘆夷貿易。即增此各夷。似無妨礙。並可將聚集一處之夷船。散之五處。其勢自渙。其

情自難藉以駕馭外夷未始非計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連次接奉寄諭酌度夷情剴切照會一摺現在該夷酋既有議定則例開關通市之語是在閩通商已有成說其閒行赴粤似非別有詭謀該督籌辦江防及會商浙省善後事宜正當喫緊之際且劾力武舉張攀龍既已前往廣東聽候伊里布差遣所有廣東現在光景並各省通市章程自可由伊里布隨時飛咨商確酌辦是伊二人消息常通正不必同駐廣東始能定議也著耆英體察情形儻無必與伊里布面商之處即著毋庸前往又另片奏咪唎㗎等國必欲在閩浙通商似可准其一併議定稅則為因勢利導之計等語昨已有旨諭

令伊里布妥籌定議矣。該督所稱不得於閩浙江蘇之外。另有
覬覦。亦不准在閩浙江蘇專設馬頭。自應於俯順夷情之中。示
以限制。著耆英函商伊里布熟計萬全。具奏請旨。至該督籌議
江防應辦各事宜。著仍遵節次諭旨。會同尤渤詳加布置。次第
舉行。以期有備無患。是為至要。

丙申。閩浙總督怡良。福建巡撫劉韻珂奏。遵
旨查明陣亡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共有七子。撫養者二人。親生
者五人。長子陳廷瑛。次子陳廷華。皆係撫養出仕武職。先
後沒於軍。次親生子惟三子陳廷芳。現已成丁。與四子陳
廷棻。讀書應試。餘俱幼小。孫惟陳振世。係親生三子陳廷

芳所出。年一歲。

諭内閣。原任江南提督陳化成。前在吳淞江口。臨陣捐軀。當經加恩賜卹。並飭該原籍督撫。查明該故員子孫。茲據怡良等查明具奏陳化成之親子陳廷芳。著承襲世職。陳廷棻著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伊孫陳振世。著俟及歲時。由該督撫給咨送部引見。用示朕篤念忠貞。賞延後嗣至意。

戊戌。

諭内閣。前據軍機大臣會同三法司議。請將已革提督余步雲依律擬斬。聲明情節較重。請旨即行正法。當令未經與議之大學士九卿科道。再行詳議。茲據合詞覆奏。仍照原議定擬。余步雲

由行伍出身擢至提督當𠻳夷滋擾浙江之時伊與裕謙防守鎮海乃定海被擾總兵王錫朋等轉戰六晝夜之久余步雲並不督兵應援以致孤城失守三鎮陣亡已屬罪無可逭迨使鎮海寧波保全無事則失救定海之罪尚可稍從寬貸迨夷船駛入鎮海余步雲身在行間既不能衝鋒迎擊復不能嬰城固守鎮海失守退入寧波寧波失守退保上虞以一品武職大員身膺海疆重寄從未殺獲一賊身受一傷畏死貪生首先退縮以致帶兵將弁相率效尤奔潰棄城直同兒戲每一念及憤恨實深且廣東之關天培祥福江蘇之陳化成福建之江繼芸皆以提鎮殉難即定海失陷總兵王錫朋葛雲飛鄭國鴻力戰陣亡

鎮海寗波失事。總兵謝朝恩被礮轟擊。落海身死。裕謙以文員督師徇節。獨余步雲係本省提督。乃竟志在偷生。靦顏人世。儻不置之於法。不惟無以肅軍政而振人心。且何以慰死節諸臣忠魂於地下。余步雲著照大學士九卿科道等會議。即行處斬。派刑部尚書阿勒清阿監視行刑。以伸國法。朕辦理刑名。悉本欽恤。各省應死重囚。苟有可原情節。無不予以生全。況係一品大員。豈忍遽加誅戮。以余步雲之見敵輒退。首作厲階。實屬法無可貸。不能不明正典刑也。將此宣諭中外知之。

己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已明降諭旨。將梁寶常調補山東巡撫。並著

馳驛即赴新任矣。山東善後事宜。甚關緊要。前據托渾布奏到
章程八條。著梁寶常於抵任後。按照原奏體察情形。再行逐條
妥議。事關久遠。不厭精詳。該撫曾任山東州縣地方。情形諒所
素悉。務須悉心籌議。期於有備無患。無負委任。托渾布原摺著
鈔給閱看。
辛丑。兩江總督耆英奏。竊照鎮江及上海寶山等處。大畧
情形。業經臣將查明緣由。先後恭摺具奏在案。茲臣會同
提臣尤渤。督飭委員。及沿途地方水陸文武各官。由常熟
之福山起。循長江南岸西上。周歷查勘福山與江北通州
之狼山對峙。中間相隔水面八十餘里。每當風雨晦冥之

際烟霧瀰漫彼此不能辦認即施放號礮聲皆隨風吹散不能審聽真確(朱筆點)名雖為江實與海洋無異審度情形證諸輿論合稱該處若在兩岸設防無益於事必得厚集舟師方足以資防禦現在船未造成兵亦未練設守非易此由海入江之福山狼山大畧情形也福山以上皆係沙洲蘆葦(朱筆點)無險可恃至江陰縣之鵝鼻嘴迤北江心有突漲沙洲名曰劉聞沙江面至此一束寬僅八九里實為長江最要內戶練習水師本應由淺水而至深水由長江窄處而至寬處漸推而至於大海方冀有成臣會商提臣將京口現存戰船十二隻飭令調署京口協副將汪士達撥往鵝鼻

觜挑配弁兵嚴督訓練暫事巡防至京口協副將本係駐劄江陰縣城定制之初原有深意後因藉口催提漕船渡江遂住瓜洲歷年既久江陰衙署無人居住坍成平地亟應建復衙署責令常川駐守隨時督巡不准移住瓜洲以符定制而慎江防此鵝鼻觜之大畧情形也鵝鼻觜以上江面或寬或窄均非扼要之地至丹徒縣之圌山關陡出江濱對江北岸亦已漲有沙洲江面至此又復一束寬僅五六里為此江第二重最要內戶圌山之巔設有礮臺兵房而形勢高峻止可防敵人之路守山梁不能擊及江中船隻惟迤西之二磯頭前於防堵案內築有礮臺一座計

其高下尚屬合宜。二磯頭之西南韓橋汛地方。為京口右營水師守備駐劄之地。兵止一百五十餘名。尚形單薄。又無船隻。今擬暫紮堅厚木筏。聯之可以橫截江路。截之與商販木簰無異。交營備用。俟船隻造齊。再行收回。變價還款。此圖山關之大畧情形也。圖山關以上。江面曲折。兩岸平衍。至焦山則屹立江心。南對鎮江府城北門外之象山。江面寬四五里。水深溜急。為船隻往來必由之路。北對江都縣灘地。江面寬八九里。水淺溜緩。沙線紆迴。船隻不常行走。象山本有礮臺一座。焦山北面亦於防堵案內設有礮臺。焦山以上。十數里南岸。即係京口。京口之外。稍西為

金山。亦係挺峙江中。徑對北岸之瓜洲。焦山金山。本多僧舍。承平日久。人但知為遊覽之所。忘其為險要之地。此焦山金山一帶之大畧情形也。金山以上。一望盡係洲地。江面亦寬。至江甯之燕子磯。始為省城門户。該處本係著名險要。近因磯外漲出沙灘。其險已失。幸由江入河處所水面並不甚寬。設守尚易。此燕子磯一帶之大畧情形也。臣綜覈形勢。防江必先防海。今因海防未備。不得不先議江防。而防江之法。當以訓練舟師。巡哨於江海之交。俾無隙可乘為上策。擇要設守。使不能深入為下策。若僅株守沿江口岸。或憑城自固。是為無策。現在情形。惟有從下策著

手。以冀漸臻上策。容臣會同撫提諸臣。再行和衷熟商。將福山狼山一帶。應設戰船若干隻。派調何營將備弁兵若干員名。如何訓練巡哨。自福山狼山以上。迄於燕子磯。江面應分幾段。設船幾隻。如何南北梭巡。鵝鼻觜圌山關焦山燕子磯等處江岸。應如何添派弁兵。建設礮臺。及腹內陸路各要隘。屯兵設兵之處。逐一酌定章程。並將江海形勢。水陸扼要處所。另行繪圖貼說。縷悉具奏。至沿江沿海礮臺兵房衙署等項。及寶山縣海塘。無論是否毀於兵燹。抑係年久傾圮。應請准其一體擇要次第興辦。以資捍衛。其各營設礮位。及火藥礮彈。並遺失軍械。先就蘇州報銷

局現有各件分別撥給尚有不敷撙節估計另行製補

耆英李湘棻又奏竊臣耆英等籌辦江北一帶善後事宜茲臣耆英同提臣尤渤行抵揚州適臣李湘棻亦同日前來互相印證大江兩岸雖有南北之分江面並無彼此之殊其險要在南不在北南岸既須設守北岸必當有以應之南岸之章程定北岸即因之而定蓋現在之籌議江防係防東來之夷艘非遏南北之衝突必得陸路則南北合守水路則上下互應方為有濟一切情形業經臣耆英於長江大畧情形摺內縷晰聲敘在案至海洋亦以大江為限江以南至廣東皆為南洋多暗礁江以北至

盛京。皆爲北洋。多暗沙。洋船之畏暗沙。本甚於畏暗礁。而黃河口之五條沙。東向直出。或沈或浮。尤爲所畏。葢江蘇之北洋。外無藩捍屏山。以緩水勢。潮汐之流。比他省爲急。若乏西風開避。舟隨溜去。靡不損壞。是以海船之往山東等省者。由浙江等省而來。必至江浙交界之盡山。若由江蘇開行。必至崇明直東外洋之佘山。望東駛一日夜。避過五條沙。方敢北向。以山東登州府之成山爲準。前年夷船前赴山東直隸。其來也至佘山而不見。其回也至佘山而始見。是其明證。自成山北行。即由登州而至直隸

盛京。若轉舵而南。則可由山東之靖海等處。而至海州之鷹

游門。實為江蘇全省之後户。幸鷹游門沙淤水淺。凡遇貨船到地。必乘潮漲時。用小船剝載登岸。大船不能還入。設守尚易。鷹游門以南。即為五條沙。惟本地之小漁船。可以行駛。餘船不敢輕歷其地。臣等查江蘇全省形勢。江南之防。江海並重。江北之防。海可稍緩。一切防守章程。容臣等和衷熟籌。酌定條款。另行具奏。

諭內閣。江南通省善後事宜。著李湘棻幫同耆英妥籌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耆英奏查明長江大畧情形。先行設法籌備。又會同李湘棻查明江北情形。先行具奏各一摺。覽奏均悉。江陰縣鵝鼻嘴。迤北沙州。既為長江最要門户。准其將京口現存戰船

十二隻。撥往鵝鼻嘴。派署副將汪士達挑配弁兵。嚴督訓練。暫事巡防。其京口協副將。自應仍復舊制。駐守江陰。以資巡防。所有催漕一節。是否尚能兼顧。著查明具奏。丹徒縣圖山關迤西之二磯頭。築有礮臺。現因汛兵單弱。又無船隻。只可暫紮堅厚木筏。橫截江路。交營備用。其象山焦山各處。雖間有礮臺。但恐造築未能如法。茲發去演礮圖說原本一冊。重訂演礮圖說一冊。小銅礮及礮架式樣四匣。著耆英祇領。悉心裁酌。何者可置陸路。何者可安置船上。儻屬得用。即不拘銅鐵。按式鑄造。總以鎔鍊精熟。施放有準為要。所有福山狼山一帶。應設戰船若干隻。應調何營將備弁兵若干員名。如何訓練巡哨。並由江面分

段梭巡。以及鵝鼻嘴以上一帶江岸陸路設防之處。會同李湘棻孫善寶尤渤等酌定章程。另行具奏。餘著照所議辦理。

兵部尚書裕誠等奏。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耆英等奏變通水師營章程等語。水師弁兵。自以講求駕駛舟楫。辨識風雲沙線。熟習大礮鳥槍為要務。近來員弁缺出。皆於弓箭兵內考拔。以致弁兵皆習弓箭。而於水務槍礮。均不練習。若不亟予變通。何以洗積習而收實效。該督奏請嗣後水師營將備員弁。專取水務槍礮。即騎射生疏。亦准錄用。並將赴部之員。由部閱看鳥槍。如果精熟有準。再准引見之處。著兵部覈議具奏。並著妥議簡明章程。通行沿海各省。一例照辦。以肅軍

政。欽此。臣等竊思外海舟師。迴非陸路可比。若非平日講求水務。演習技藝。何以收發縱指使之用。是以定例於出洋弁兵。責成該管官留心試看。各驗水務緩急。技藝高下。分別等第。本不得專較騎射。即將備千把等官。遇有陞遷。亦一體考驗各項技藝。以定黜陟。沿海各督撫。原宜慎重海疆隨地隨時。認真訓練。今該督奏稱江省水師各營。並不盡習水務。遇有員弁缺出。皆於弓箭兵內考拔。而不及水兵及大礮鳥槍等兵。水師營伍。因之廢弛。覈與考拔水師之例。本屬不符。自應亟為整頓。水師將備。全在訓之於平日。而後驗之於臨時。應請嗣後沿海省分。考驗水師將備弁

兵。專以練習槍礮爲要務。其一切洋面事宜。或善操駕舟
楫。或能緝匪捦賊。或慣遭風涉險。一人能兼數技。與一人
專精一技。均於平日逐一考驗。分別等第。係弁兵隨時存
記檔案。係將備隨時報部註册。遇有弁兵應拔缺出。准其
按照等第。覈實揀拔。毋庸傚照陸路輪缺之例辦理。遇有
將備等官缺出。亦准其援照咨部記名之案。於題本內將
該員嫻習技藝之處。切實聲明。如係例應引
見之員。該督請由部臣先行閱看鳥槍。如果精熟有準。再准帶領
引
見。臣等查水陸應行赴部各員。向由臣部考驗弓馬。帶領引

見。原以騎射為習武根本。且便於隨地試驗。是以例文無論水陸。
止於考驗弓馬。今既為整飭水師起見。自宜先其所急。酌
量變通。擬請嗣後水師將備各官。毋須閱看馬箭。如果練
習水務。精熟槍礮。遇陞補時。令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將
例應引
見各員。分作四季。給咨赴部。臣部即酌擇寬闊地面。設立木牌。高
六尺。寬三尺。其演放步數。酌量火藥多寡。鉛彈輕重。以為
遠近。臣等留心閱看。定以三槍為率。將能中一槍者為合
式。中兩槍以上者為有準。如不能合式。即將該員退回本
任。照例勒限演習。並將原保之督撫提鎮。照濫保水師人

員例。分別議處。其引

見各員。即將合式有準字樣。於綠頭牌上分晰註明。至鳥槍火藥

鉛彈等物。應由各督撫給咨該員時。飭令備帶自用鳥槍。

並由本營給發火藥鉛彈。赴部考驗。惟是陸路施放鳥槍。

究與駕駛舟楫情形不同。該員弁等果否能於洋面履險

如夷。施放有準。全在帶領巡哨各員。隨機應變。加意講求。

應請

旨飭下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東各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力除積

習。勤加訓練。於考拔弁兵時。即以講求水務為去取。於題

升將備時。亦以講求水務為黜陟。庶有心向上者。欲自奮

於功名。即不得不專精夫技藝。如此認真辦理。方於水師

營伍實有裨益。

諭內閣。前因耆英等奏變通水師章程。並請將赴部之員。先行閱
看鳥槍等語。當降旨著兵部妥議章程。茲據覆議具奏。嗣後水
師將備各官赴部時。著無須閱看馬箭。如果練習水務。精熟槍
礮。遇升補時。令該督撫出具切實考語。將例應引見各員。分作
四季。給咨分限二五八十一等月。按期赴部。該部即定於二五
八十一等月二十八日考驗。先期奏請欽派御前侍衛乾清門
侍衛一二員。會同該部堂官閱看槍礮。其演槍步數。著定為四
十弓。演礮以二出為度。均於城外酌擇寬闊地面演試。如不能

合式。即將該員退回本任。勒限演習。並將原保督撫提鎮。分別議處。其中槍合式者。准其帶領引見。以示勸懲。惟水師駕舟出洋。施放槍礮。與陸路情形不同。全在帶領巡哨各員。平日加意講求。庶使該員弁等技藝精純。能於洋面施放有準。著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山東各督撫提鎮。嚴飭所屬勤加訓練。於考拔弁兵。題升將備時。即以此為去取。庶幾有志向上之員。認真演習。日就純熟。不至視為具文。餘依議。